

吾即鬼也忽變爲異形須臾消滅暗嘿然

心沮歲餘遂卒然則罵神稱正是可爲手

又不聞舍利弗之事乎昔舍利弗在耆闐

崛山時有一鬼名優波伽叱語伽叱鬼曰

此人今日新剃鬚髮吾當往打其頭既而

舍利弗果患頭痛目連告曰此優波伽叱

鬼打汝頭也此鬼打着闐崛山能令碎如

糠粃況行人而不苦痛乎汝真大德大力

人也不然則應手粉碎矣嗚呼此果位人

也但以新剃鬚髮尚爲所侮況身未必正

者乎正令身正何預於神乃敢罵之戒哉

贊曰

成湯數桀

首曰慢神

天地社稷

日月星辰

國有常祀

禮典是循

祭非其鬼

淫祠勿親

敬而遠之

孔訓可遵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三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廉三

棄順効逆

傳曰石碏曰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聞

舊小加大姪破義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六順也棄順効逆所以速

禍也大抵逆順之說要無出於此也昔長

安大姓范偉積產巨萬乃冒武公縣令范

祐爲祖父持祿爲縣令時黃勃家不徭役

者五十餘年更西事下戶調發皆至困弊

偉獨自若及劉敞尹長安遂發其事抵罪

家籍于官周總以累舉不第遂往熙郡拜

都吏周吉爲父日處諸子之列三代名諱

一切用焉明年偶得一解其父以詩責之

總得詩大沮慚恨遂卒爲人如此豈非所

謂棄順効逆者邪惜其不聞南極壽星真

君之言太極真人徐來勒嘗遇南極壽星

真君請問壽夭吉凶之事星君曰天道福

善而禍淫神明賞順而罰逆君能刻意爲

善恭已順天靜將道宜動與福會如此則

我命在我不爲司殺所制鬼神所執不求壽而自壽不務生而自生苟或隳綱紀違天地肆愚悖悔神明反仁慈虧忠孝明則過盈而求悔亦不可得按如星君之言棄順効逆是可爲乎

贊曰

公無不順

私無不逆

公本理義

私出胸臆

抑情徇理

所向端直

一念有差

萬事倒植

惠吉逆凶

背親向疏

傳曰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

悖德不敢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大

抵親疎之分不可不明悖禮悖德不可不

戒昔申積中本宣義郎起之庶子祖母乃

翰林學士楊元素之姑時元素有子娶疾

不事事積中始生元素以中表故取以爲

子既而元素連舉二子而積中亦知所出

嘿不敢言益盡孝謹謠間不入元素愛之

凡兩遇奏薦皆力辭不肯受推以官其二

弟誓志以科目自奮元豐五年果登進士

第後數載元素卒於餘杭積中扶護以歸

既葬終喪復爲弟妹選名族辨婚嫁事畢

即盡以家財付二弟拂袖而出且作歸宗

議一篇數千言以示親屬大抵言所生所

養恩皆一也所養既粗報所生亦不可後

既歸拜其父母且訪尋所生母杜氏久而

得之於閩中杜氏垢面躡足殆不聊生

子母抱持大哭感動行路粵二十年父母

死既終喪復以先時盡歸諸兄徒手而出

○死既終喪復以先時盡歸諸兄徒手而出

僦屋以居或勸令略受一二積中堅不許

曰楊家資產十倍於此吾猶棄如弊屣今

於諸兄生計其忍割取以自資乎士論莫

不偉之時許光疑爲轉運論薦于朝降詔

褒美賜以一官除永興等路提舉學事未

幾乃卒許公復同宣和殿學士薛嗣昌中

書舍人字文黃中列言于朝再降詔官其一

子噫嘻世間如積中者有幾人耶真所

謂善處者也

贊曰

人之至親

莫如父母

昆弟同氣

如是如手演而伸之

族至于九

等哀雖殊情義當厚

捨而之他

憐德奚取

指天地以證鄙懷

傳曰天有三十二覆地有三十二載天覆

地載各理一炁人居其中順吉逆凶其應

如響小心寅畏尚虞獲罪況敢輒以鄙懷

指以爲證不亦瀆乎昔王沂公之父雖不

學問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紙必掇拾滌以

香水收之嘗發願曰願我子孫以文學顯

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

歎汝已老無可成就當遣曾參來生汝

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也因以曾字名

之竟以狀元及第官至中書侍郎門下平

章事李景遜母鄭氏酷教諸子一日牆壞

得一甕錢鄭氏焚香祝曰豈天地愍我子

母孤寡特以賜乎然妾所願惟願諸子學

業有成仕而受俸此錢非所願也復自捨

之其後景遜果登第官至太子少保嗚呼

王君一言如此鄭氏一言如此而天地應

之果如此孰謂指天地以證鄙懷而天地

不謹責乎

贊曰

魯莊誓母殊失孝慈不仕誓墓

人謂羲之戴履兩間十目難欺

心迹洞然自可無疑皇天后土

詎聽淫辭

引神明而鑑狠事

○傳曰一身有一身之神一宅有一宅之神

腦神精根名泥丸眼神明上名英玄耳神

空闊名幽田鼻神玉壠名靈堅齒神鈔鋒

名羅千舌神通命名正倫髮神蒼英名太

元重樓十二名太一肺神皓華名虛神肝

神龍煙名含明膽神龍耀名威明心神丹

元名守靈脾神常在名魂停腎神玄冥名

育繫掌神存想名景寧乃至玉童君玉女

君道父君道母君師父君母君飲海君

合命君三十六師子君丹田君上和中和

下和老君三元真君皆身之神也門戶之間鬼名丞伯開閉之鬼名士伯供大門鬼吏名真公小門鬼吏名小真宅舍之鬼名奚子都房門鬼吏名萬倫竈君守吏名炎景廁上守吏名奴之道上之鬼名烏子丁道上守吏名戶供此一宅之神也當知在在處處主之者莫不各有其神猥聚之事其可輒引爲鑑昔王少逸久繫幽獄陶弘景曰此人以懲懲告靈故掇斯禍於此益知神明誠不可輒引之也

贊曰

傳謂要盟 神所弗聽 秦人呪楚
其德不競 祝史矯舉 隨懼脩政
鄭不禳火 孔寧禱病 聰明正直
焉用口佞

施與後悔

傳曰明道中太平州旱蝗相繼民大乏食忽山澤間生一種烏昧草民採以食賴以不飢至道中環慶路飢五穀絕種忽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可以充腸熙寧初淮浙路

飢忽菌生被野甜軟頗美可以作羹元豐間青淄大飢忽山石間生一種石麪雜以少麩即可作餅聖曆間梓州大飢真武真君化爲一叟逐日入城貨賣蒸熟蔓茲所濟者衆建隆末河北路飢又復化爲一商運到十五萬斛粟麥入城物到而商不復見官取極濟旁及數郡大抵荒歉者災也數也復生如是物者天地本心也真君亦如是者亦天地之心也今也稟天地之和具天地之象而畧無天地之心將何以稱爲人哉惜其不知上士處世大慈平等兼濟爲德一減一生即登勝果不間周惠化諸君之事乎周惠化好施窮困辛苦不倦一日智觀真人化爲乞人乞食街中試驗其事周果樂施即日度之今爲西華真人劉寛好濟窮困未嘗輒廢竟爲太上收錄今爲童初府帥上俟主始學道者折象家世豐財每以多藏厚亡爲戒不惜千金隨施輒盡上帝嘉之賜令度世劉白雲亦家富初不知有修行之事但以樂於施與不

惜錢帛竟遇樂真君授以道要遂得仙去賢矣哉此皆以樂施而立登勝果者也曷嘗有一施與後悔者得造其列乎當知施與一事立功最速縱不一一證果亦必各獲其報不聞陽君諸公之事乎陽伯雍好施義槩一日遇一異人授以一升玉種子孫皆大富貴裴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惠施一日有一老人踵門乞槩兄弟待之盡敬老人曰觀君兄弟皆長者也積德如此豈無其福安史之亂爲老人所引入一洞中由是得脫兵難其後兄弟皆至大官舉家壽皆過百矣百三本一貧者一日見一道者詣一鋪家乞一文錢鋪家睡恥不與百姓之力自探腰間一文授與是夕即夢道者與之云贊及覺願贊果落湯桶密既死數日夢其孫曰吾在生雖剛褊然無大過今歲歉若能爲吾發廩拯濟遠勝爲作佛事於吾亦有所賴其孫即日以五百石米付縣令孫君貺賡濟是夕復夢桶密含笑曰吾即生天矣此皆以樂施而各獲其

報者也施與後悔者可望此乎佛言施食

一事當得五種福報一者命施所得福報

世世長壽財富無量謂人乏食七日必死

我能施之使之復活故曰命施二者色施

所得福報世世端正見者歡喜謂人乏食

色必憔悴我施之使復充悅故曰色施

三者力施所得福報世世多力永無減耗

謂人乏食必至羸弱我施之使復強健

故名力施四者安施所得福報世世安穩

不逢災患謂人乏食必愁身危我施之

使復安樂故名安施五者辯施所得福報

世世通達言為人採謂人乏食固不能語

我能施之使復能語故辯施大矣哉此但

施食一事所獲福報尚猶有五況施一切

合施之處一切皆施者乎

贊曰

行道求福 移粟望民 施必祈報

霸者假仁 要譽於外 縱情匪真

一或失據 惑天尤人 五穀不熟

梯稗足珍

假借不還

傳曰假借不還求之世間多有如此夫豈知生雖不還死後復當還乎吏人有陳益者從吳宗嗣借二百千錢崖不肯還宗嗣責曰我若前生負爾錢者今以此還若不

爾負而爾負我者爾當作驢以還於我逾

年獨坐廳事悅見陳益負錢來還不知其

死急呼詰之則已潛入廄舍跡之不見俄

頃馬生一駒因詢陳益在否則其日果已

卒矣張陳二有一女名佛兒年十五忽暴

卒半日後還曰初被二鬼捉去過又領復

見二鬼以一黑被裹將二人納之陳家次

將一花被裹奴且曰汝負他家一千五百

錢今當還之忽有一綠衣前曰此人亦悟

般若姑恕之失足墮墮池中驚博乃寤其

父明日因往又嶺詢訪果有陳家夜生三

狗一斑二黑斑者偶墮池死急歸取錢以

還其家陳不肯受於是相與將錢施於黃

巖寺為作佛事以贖過咎然則假借可不

還乎與其如此孰若生而還乎

贊曰

普食泰果 三施不報 兵連禍結

失國是憚 衡岸曉恩 誰謂虎暴

一飯不忘 賢者之操 無負於心

神人所勞

分外營求

傳曰人處世間或貴或賤或賤或貧莫不

各有定分陰注陽受皆宿業也分外營求

是可得乎昔劉頌頌能文自謂魏科必當

高擬時翊聖真君降言于終南山頌因持

香請問真君曰子文雖優然賦命淡薄君

安分退守可保餘年萬一過求必損汝壽

頌不之信竟至無成而卒然則一解第

信有定分雖一解亦不可求而得也吳公

誠官至大夫年踰七十將下致仕急營神

曰子而有七百千俸金在官未請公詰旦

視券果如其數因戒子弟無得請子弟如

戒不復形言未幾乃死子弟嘆曰墓旁無

不是信耶是夕復夢神曰掛冠後所請半

俸非七百千子弟誠然悔已無及然則

一壽一祿信有定分雖是合得亦不可盡

而有也夏侯嘉正未第時有劉童子者善

聲譽嘗謂公曰公惟得聲貴其他皆弱已

俸外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其後官至正

言直史館充益王生辰使得數百千金弊

方輦歸私第貯之以爲潤屋忽一經自地

起立久而方仆公驚遠感疾卒然則一錢

一鎰信有定分雖橫入亦不可得而有也

又不聞陰司有掠剩使之說乎裴璞死後

爲隴右三川掠剩使夢其友韋元方曰凡

世一人飲一啄乃至財寶皆有所藉其獲

○限若過其數吾皆得而掠之韋昱死後

以罪配爲揚州掠剩鬼夢僧人珉楚曰世

間若我等輩千千萬萬不可勝紀凡市易

獲息各有定數若踰其數吾皆得而掠之

然則世間不如意者豈即此輩有以掠之

○耶

贊曰

性之所欲 有命存焉 富有不求

無間執鞭 居易以俟 行險疾顛

思不出位 身名則全 百爾君子

無由甫田

力上施設

傳曰不恤其力而驅迫過酷即太上所謂

力上施設也夫豈知貪成爲罪便當死墮

惡趣乎貪成者謂貪役人力以成其事按

如李虛舟所書便可見也嘉祐中沈遇知

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方

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

入忽聞以行第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

○一世人一飲一啄乃至財寶皆有所藉其獲

一曰明日沈幾之子過此知杭州吾輩又

一番勞苦一曰沈幾早有子知杭州耶因

嗚噎悲嘆衆官審其言氣似非俗流使人

跡之乃悟上數牛有墮陥者乃大嘆曰安

知此牛非沈幾之親舊乎虛舟聞而大書

以爲力上施設者戒然多有不知戒者昔

盧秉爲鹽事提舉創開一河專用運鹽時

況雨連農事未畢秉乃日役數千丁夫於

泥水中驅迫穿鑿民大不堪東坡因爲作

詩中有人如猪與鴨投泥相濺驚之句便

可以見其驅迫過酷也嗚呼使見虛舟所
記得無懼乎

贊曰

千仞之纜 挾以資育 苟有顛陸

出之崖谷 調為妄施 緹意苛酷

濟人之資 反爲民毒 所賴聖君
教錫五福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三